

瑞典的冬季，一個行人

林貴寶

如果在冬季，在瑞典，身為一個行人，實在不是一個好經驗。我時常在走路或騎著腳踏車，看著雪地上一道道車轍，忍不住幻想：「若是這時我有台四輪的，就好了……」

這是在瑞典的第二個冬天，最初剛到瑞典，時節就進入冬天，但是瑞典非常有禮好客地以一個堪稱溫暖的冬天迎接我。少雪、少冰，而我也還沒有膽量棄公車就步、或就腳踏車，因此第一個冬天並未對行走在北地的冬天有太多體會。

大雪、小雪、融雪、結冰、融冰……基本上會造成不一樣的行走的困難跟考驗，我有時也會忍不住幻想，有沒有人在開班教授：「雪地行人生存守則」，提供系統化的行動知識。那我一定會去報名參加，畢竟在這漫長的冬天裡，學會因應各種雪地行動的要求，絕對是預防受傷、出糗的重要常識。



去年底，整個歐洲經歷一場暴風雪，連續下雪大約三天的時間。連續大雪三天，就算戶外盈雪三尺，人們也不能不出門辦事啊！所幸，這個世界上還有可靠的公車這回事，於是我便全副武裝：祭出兩層長褲、N件上衣、羽毛外套，準備搭公車去領郵件。雖然我家離公車站只有六七分鐘步行時間，但我還是決定提早出發，誰知下雪之後路況好不好走，畢竟這是我第一次經驗這樣的大雪。

雖然剷雪車日日清晨就在家門外盤桓，一出家門口還是發現一排腳踏車被白雪掩蓋部分的車身，若是小小孩的腳踏車，可能已經被埋沒在雪裡了。



門外這雪雖大，總算跟下大雨不一樣。大雨總是蓋頭蓋臉，二話不說就給人一頭濕，大雪卻是輕輕打在你的臉上，如棉絮般的輕觸，既不疼

也不吵。但這甜美的表象，總會讓人一時忘記：美好的表象之後常常藏著讓人苦惱的惡果。

果真……出門沒兩分鐘，我就發現平常走的路……不見了！在雪的遮掩之下，看不見路徑。那不管，照著要走的方向走就是了。但是，萬一我不是踩在路上，其實是一整片積雪鬆軟的斜坡呢？萬一看似平地的雪地之下藏是一大塊石頭呢？我平常走的路右邊是一片斜坡，路上又有幾塊很大的岩石，此時都不見了。忽然之間，望著白晃晃一片，只覺「前途」茫茫。

好不容易，戰戰兢兢地把自己「定位」在「好像」是平常走的那條路上，艱困地移動著，一腳踩下30公分的雪，拔出來，再踩下去，再拔出來……。原本一條輕輕鬆鬆的路，才兩三步已經走得氣喘吁吁，好處是，也就不怎麼冷了。

再繼續往前，在漫天飛舞、視線不明的飛雪之中，怎麼好像雪越來越深，看來我已經誤入歧途，積雪驀地變深了，寸步難進。眼見公車時間就快到了，我可不能在大雪紛飛、零下十度的戶外再多等半小時的公車啊！當下腎上腺素激升，趕緊三步併成兩步，「拔腿」前進，只是這一踩雪就陷進接近大腿高度，拔腿談何容易，出於本能地出動雙手幫忙往「地」上一推，卻只是讓雙手也平白陷進雪裡，一時之間在雪地裡進退兩難（其實是進出兩難），動彈不得。好不容易在雙手雙腳拼命舞動下，把自己從雪裡推出來，灰頭土臉地趕到公車站，明明只是一段小路卻已讓冬天的行人狼狽無比。

但正因為大雪的緣故，公車誤點了。這一誤點接近20分鐘，一個瑞典媽媽走過來問我車子究竟走了沒，我用癩腳的瑞典語跟她說，應該是大雪誤點了。這對於誤差在兩、三分鐘之內的瑞典公車來說，實在是很罕見的情況吶！



好不容易公車自遠方破雪抵達，站牌下等候多時的大批人們彷彿劫後餘生一般噓了口氣，懷著慶幸的心情魚貫上車，但在我即將上車之際。公車司機忽然說：「@ # \$ % ^ % & # \$ @ # \$ % ^」，「喔～～是速度很快的瑞典文！」我一時聽不懂，但是意思似乎要看看有沒有空間讓我上車。「喔呀～別開玩笑了，在大雪紛飛天寒地凍的情況之下，要我再等下一班誤點的公車嗎？」我不禁在內心中吶喊，可恨瑞典話到用時方恨少，我就是不能用瑞典文喊出來啊！

看我一臉疑惑，我身後的媽媽好心地跟司機吼了兩聲，可能是說我不會說瑞典語之類的，司機一臉不跟你計較的表情，用鼻子指示我上車，但可憐這位在我後頭的瑞典媽媽，司機說啥也不讓他上，儘管媽媽說祭出小孩早就在學校等她去接，只見司機還是不加理會，逕自地關上車門，在風雪飄搖中危危顛顛而去。回過頭去，只看見可憐的瑞典媽媽，獨自繼續在飄零的雪片之中，等著下一班不知幾時會到的公車……頓時讓我有被這雪白絕美大地的冷酷打了一掌的感覺。這一板一眼的冰雪國度，有時候，真的冷峻地讓人難以承受啊！



這一天，我在大雪裡跋涉了三個多小時，只不過是為了到一個離家不過兩、三公里的地方去借本書、領個郵件。穿過下著雪的森林，暗暗祈禱自己不要在森林雪地裡迷路，戰戰兢兢不要落進坡地的陷阱，謹記在心避開所有戶外的樓梯，最後還在大雪中等著誤點一小時的公車，還因為公車誤點，又多付一倍車資。

在這對我來說達到不可思議程度的不便之中，不禁暗自在心裡佩服這個北地國家的人們，在年年冰天雪地的季節裡，還是昂首闊步在冬季逆著風雪前進。在瑞典的生活，氣候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每天大家總得對著天氣聊上兩句，只要面對著陽光便忍不住要散發出雀躍的心情。但即便氣候左右著人心，瑞典人似乎也沒有在冬天怨天尤人，只要全副武裝裝備完善，再大的風雪都擋不了這已經在風雪中打滾幾百年的維京人後代。在瑞典沒有因為暴風雪停班停課的新聞，就算火車誤點再厲害、鼻子凍得再紅，依舊氣定神閒堅定地等待。不埋怨誤點的公車、容易滑倒的

路面、拒絕超載不講情面的司機，每天鼓起勇氣面對這一連串的挑战，生長在亞熱帶地區的我，自認沒有這等風雪打磨出來的耐性與韌性功夫。

但，經過一天在雪地裡打滾的經驗，很容易地，對於「如果在冬季，一個行人的安全守則」有了第一個簡單的結論，在雪地裡行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重蹈覆轍」——跟著有腳印的地方走吧！這些腳印不斷向前的痕跡，至少是個沒摔倒在路，或滾下山坡的證據吧。

多麼有趣啊！語言反映出文化與環境，倘若在瑞典語裡，有句話也叫「重蹈覆轍」的話，會不會就不像中文般帶著負面的意思呢？

在這讓人疲累的冬季大地裡，唯一感到快活的，或許只有那些穿著連身保暖衣，可以在軟綿綿的雪地裡玩鬧、打滾、鑽雪洞、堆雪人，玩上一整天也不累的孩子們了吧！也或許只有單純的赤子之心可以沒有後顧之憂地享受下大雪的趣味啊！



(本文作者為台大心理學研究所碩士，曾任瑞典斯德葛爾摩中文學校教師及雜誌社特約記者，目前為瑞典ViTaiwan網站兼任編輯。)